

由的盼望

盧龍光牧師主講
周冠宗筆錄整理

個星期後的10月6日，四人幫被粉碎，周恩來得到平反，結束了中國歷史中最黑暗的文化大革命，中國進入一個完全不同的開放改革時代。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突然離世，激發起年青人的義憤，為一個廉潔、為數以萬計的人平反冤案、對民主自由有承擔的前共產黨總書記站出來，因為他在1987年1月被迫下台，沒有得到公正的對待。這群學生手無寸鐵，以最和平的方式，由4月20日開始由北京各大學的校園遊行至天安門，他們要悼念胡耀邦，並且反貪污，反官倒，願意為中國光明的未來而呼喊；怎料，4月26日人民日報的社論把這場愛國的學生運動定性為暴亂，否定了這群年青人的愛國心和行動，結果引發愈來愈多年青人和北京愛國市民表達愛國的訴求。他們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一直到6月4日凌晨，一個號稱人民政府領導下的人民軍隊，竟然以坦克車、機關槍去鎮壓人民。因此，我們紀念六四事件，是一種義憤的表現，我們肯定這班學生和北京市民的赤子之心，即使他們是天真的，但不能否定他們為愛國、為民主而站出來。我們今天仍然紀念，因為不願意看見這群年青人被冤枉、被鎮壓、被否定、被遺忘；因為天安門的母親到今天仍不可以公開悼念他們的兒女，因為很多異見人士仍流亡海外，有家歸不得。這種種情況激起很多人的義憤，我們認為必須要平反六四事件，中國才有公義，才有希望。

不要忽視反對紀念六四的看法

但是，我們不能忽視另外有人持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當時中國政府打壓學生雖是不正確，但因政府並無處理如此大規模的學生運動經驗，所以值得原諒；而以鎮壓方式處理這場運動是不能避免的，因為如果不鎮壓，暴亂便會繼續發生、擴散，中國便不能有今天的穩定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些人一方面同情學生，覺得他



講員盧龍光牧師

們無辜，但另一方面，他們認為學生「好心做壞事」，鎮壓是不幸，但是為中國的經濟發展，人民的生活帶來好處，這是必要的犧牲。另外有一些人，認為六四事件根本是外國勢力的滲透，外國人亡我之心不死；因此，中國人應團結一致打壓賣國賊及為非作歹的人，這才可以對抗外國二百年來的欺侮和侵略，建立強大的中國；這些聲音，正與近來在香港聽到的聲音相近，無視社會、國家本身的問題，反而認為鎮壓年青人是必須的、正當的、合法合理的，國家安全、團結、穩定最為重要。

盧牧師希望弟兄姊妹確定個人立場及看法前，能思考自己是否經過認知和反思，抑或只是人云亦云，而且必須好好思考以上的三種不同立場，尤其不能忽略和自己不同的看法。在過去一年的社會運動中，有些勇武派以暴力或侮辱的方式對待異見人士，由此可見，即使爭取自由民主的人，也未必有自由民主的質素，不尊重異見人士，這和當年鎮壓學生的人所採取的價值觀和行動無異。

為甚麼卅一年後仍要紀念？更深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希望尋找中國的出路。當年學生們認為反貪污，反官倒，建設民主及自由的制度，中國才有希望；另一群人認為人民吃不飽，生活貧窮，民主自由有甚麼用？經濟發展才是中國未來的希望；另外自稱「愛國」的一群，則認為團結和穩定，對抗外國敵對勢力，支持北京政府領導國家，才是中國的希望；因為沒有國家團結和穩定，就不會有經濟發展，也不可能民主自由。

這三個立場是否各有理由？民主自由、經濟發展、團結穩定，是否三者都重要？缺一不可？三者如何排先後次序？抑或必須彼此同步配合，而非互相排斥？其實，六四當年面對的問題，甚至可以說過往一百多年中國人面對的問題，仍然是我們今天要面對的問題：甚麼是中國未來發展的出路？我們必須認真思考：若國家團結穩定是被強迫而非自主的，就非常脆弱，甚至是虛假的，將經不起內在和外在發生的巨大衝擊；經濟發展，若沒有真正的開放和自由，人民的積極性和創意不能發揮，經濟的發展不能持久；人皆生而自由，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這是基本信念，是價值觀，是任何一個現代國家建立的共同目標，包括北京政府也承認的核心價值，是支撐國家真正團結穩定，持續經濟發展和人民幸福的基石。

中國民主自由是我們的盼望

因此，今天我們在紀念六四事件的時候，不應只着重過去，更要放眼未來，而且必須將中國的未來和我們自己的生命連在一起，因此，這次祈禱會之主題可更改為「中國民主自由是我們的盼望」。

有人認為，民主自由可能會帶來散漫，無效率。以今年一月在中國爆發的新冠肺炎為例，當時世界各國均在觀望，有人更批評在獨裁政府統治下，如李文亮醫生等最早發聲警告的正義之士會被打壓、滅聲，最後受感染並且死亡。怎料到了四月，全世界有超過六百萬人染病，英國、美國、德國、法國等這些老牌的民主自由國家的控疫成效令人大失所望。中國政府能在疫情爆發時立即強迫封城，其他西方國家難以做到；因西方人認為「不自由、毋寧死」，市民不肯戴上口罩，並且到處自由走動。由此可見，自由民主有礙強力控制疫情，在自由的國家，病毒也比較自由，不論普通百姓，還是首相王

子，都有機會染病。但是這例子可以作為反對民主自由的理由嗎？究竟甚麼是民主自由？有沒有聖經基礎？

甚麼是民主？甚麼是政治？甚麼是自由？

甚麼是民主？民主就只等於人人平等的普及選舉嗎？盧牧師認為，民主背後是信念和價值觀。有些人質疑民主是否有聖經和信仰的基礎，這當然有！創世記一章一至廿八節記載，上帝創造天地海洋、各類生物和人類的時候，創造的高峰就是創造人，有男有女，但其實上帝創造的並不只是兩個人，上帝按照自己的形像造人，要生養衆多，遍佈全地，成為社會，並且被授權去管理上帝創造的整個世界（參創一：27-28）。而政治最簡單的定義，就是孫中山說：「政治就是管理衆人的事」，就是分配權力去管理世界上的所有資源。創世記清楚記載，上帝擁有整個世界的主權，但授予人類治權去管理世界；而授權的不是一兩個人，也不是一個小集團、黨派，而是在地上生活的每一個人，上帝要人類生養衆多，所以人人都有政治的權利和責任去管理海陸空的各種生物、海洋和大地，就是上帝授權每一個人集合一起去當家作主，這就是民主。至於民主應具體如何運作，這涉及每一個人如何分配政治權去建立政治制度，是現代社會普遍接受的平等而普及的選舉制度，這就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不是保證選出一個賢君或最理想的政府，而是通過人民平等及普及的選舉，將政治權授予當權者去管理社會、國家和人民；透過民主制度的授權，人民就有權去監察和督促政府向人民效忠和謀求福利；當領導人和政府得不到人民的信任時，就可定期按民主制度被撤換，另行選舉獲人民信任的領袖及其團隊被授權執政。政府是服務人民的公僕，而非騎在人民頭上的獨裁者。上帝在創世時除了給予人民主的權利和責任，也同時給予人類自由的權利和責任，甚至包括悖逆上帝的自由。為甚麼在伊甸園中有分辨善惡樹和生命樹的果子供人去選擇？正因為上帝給予人類選擇的自由，但同時人類須面對自由選擇的後果。創世記一章廿九至卅一節和三章一至十九節記載，上帝創造世界的時候，看一切所造的都是好的，但當人類濫用自由和權力去叛逆上帝的時候，不但得罪上帝，還傷害別人及自己，而且破壞上帝創造的環境。上帝所賜給人類的民主和自由是有責任及代價的，不可濫用。

在中國歷史中，出現過很多民族英雄、愛國英雄及抗暴英雄，但卻沒有出現過爭取民主自由的英雄。為甚麼六四事件那麼值得我們去紀念？因為中國四千多年有文字紀錄以來，除六四事件以外，便找不到其他爭取民主和自由的人物和事跡。六四事件中，由紅色奶水養大的年青人在文革結束前出生，沒有民主和自由的經驗；因為開放改革之後，一群與世界接軌的知識分子，以及經歷了文革的傷痛和黑暗的人，將人類文明中自由和民主的思想，傳遞予這群年青的大學生，啟發了他們的良知和眼界；加上看到胡耀邦這個為冤案平反的人，竟然含冤至死，學生們內心的義憤便被激發起來，一方面對不公義的事表達抗議，另一方面為尋索中國的未來發出呼喊。

是甚麼阻礙中國的民主自由發展？

盧牧師表示，不要以為叫喊數句口號，舉辦數次祈禱會，民主自由的盼望就會成真。首先，我們要清楚誰在反對我們所提倡的民主自由？相信不少人都會想起中共政權，但你對中共政權又有多少認識、了解？中國共產黨於1921年8月3日宣佈成立，當

時全國只有五十七名黨員。1921年7月23日，該黨在上海秘密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當時只有十二人全程參與，還有一名荷蘭人及一名俄國人。為甚麼共產黨懼怕外國干預？因為當年中共正是在外國勢力支持下成立的。1949年，一個原本只有五十七名黨員的黨，為甚麼能在成立廿八年後成功奪權，打敗領導八年抗戰的蔣介石政府，取得整個中國大陸的政權？但是六四至今已經過了卅一年，平反的目標似乎沒有寸進！盧牧師表示，我們今天的禱告要有知識、信心、行動及策略，認識民主自由是上帝所賦予全人類的權利和價值，當然包括中國人。但若我們不去認識、反思和以策略的行動去實踐，又怎能使盼望成為真實？對於中共的歷史、信仰、策略等，今天不少年青人一無所知，甚至不願意好好花時間認識；對今天中國內地的社會、人民狀況也是一無所知，甚至拒絕進入內地探訪；我們不能知彼知己，怎能使盼望成真？只在這裏祈禱，在街上叫口號，難道盼望中共會像耶利哥城一樣，只要遊行七天就會倒下來嗎？

盧牧師問會眾：「另一方面，你認為你的對手只是中國共產黨嗎？」其實是背後四千多年的中國文化，而這文化並沒有爭取民主自由的傳統和價值觀；難道我們期望十年八載便能改變這個四千多年的文化傳統及價值觀？教育是百年樹人的事業，是培育開放自由心靈的工程；但最近的大學入學試歷史試題事件，教育局長完全不懂甚麼是教育的核心價值，因為聽命於背後的權力，竟然破壞香港一國兩制的基礎，無理指摘教師，粗暴地取消一條考驗學生思考和分析能力的試題；而考評局負責人及很多中學校長感到害怕，不敢據理力爭和抗辯，而是向粗暴的當權者屈服。愈是坐在高位的人，愈是害怕失去權力，當晉升至一定高位，成為既得利益者，不少人會看那些更高位置的人的面色辦事，甚至會自我審查、自侮及「自閹」。這種種不只是與中共有關，而是關乎中國的文化傳統及價值。中國傳統的教育，以「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教育目標及社會階梯。教育是為了高人一等，當官發財，擁有權力，而非為了追求成就高於物質的生命價值，就是建立人之所以是人的尊嚴，尊重生命，敬天、愛己、愛人，服務弱者、自由民主等價值；我們不自覺被中國文化的傳統價值觀所滲透和控制，若沒有反省、自我批判和學習，民主自由的盼望又如何能在中國實踐？

台灣於1987年，當權者在巨大的壓力下自願放棄獨裁政體，沒有經過流血革命，便開放黨禁，承認反對黨的合法地位；1996年舉行第一次總統及副總統全民公平直選，在過去廿多年的政黨輪替中，台灣社會開始變得開放穩定，人民生活有安全感和自由。台灣人尊重民主選舉結果，接受政府之權力和平有序的轉移，這就是民主精神的具體展現，而台灣的民主制度仍在不斷優化的過程中。台灣的民主經驗，一方面證明了「中國人是不懂和不適合民主制度」的說法是完全錯誤的，侮辱中國人的尊嚴和智慧；但另一方面，台灣只有二千三百多萬人口，中國有十四億人口，要在中國大地推行民主制度，不是容易的事，雖然這不是拒絕民主制度的理由，但不要幻想會輕易實現。我們在香港爭取民主制度的意義，正是可以對中國全體人民的民主事業作出貢獻，這也是北京當權者一直害怕和反對香港民主化的原因。

剛才我們讀羅馬書八章廿四至廿五節提到，看得見的盼望就不是盼望，誰還去盼望他所看得見的呢？若盼望那看不見的，我們便需忍耐和等候，而不是以為可以一蹴即至。

如何使上帝所應許給我們的盼望成為事實？


今天有些人因為中共的緣故而拒絕承認及接受自己是中國人的身分，盧牧師認為，我們不用因為對中共政權不滿或不認同而拒絕承認這個有四千多年歷史累積和建構的中國人身分，「中國」包括了四千多年的歷史、文化、人民和大地河山，不等同於歷代不斷變更的政權。我們對中國仍然有盼望，因為相信中國文化和十四億人民中仍有很多美好的質素。有人說中國現在有好的經濟發展和成就，是因為中共政府統治的功勞；其實不然，而是中國人民本質上的良善，並在歷史中累積的勤勞和耐苦的特質、經驗和聰明所做成；你沒有見到在香港、台灣和新加坡，這些以華人為主的社會，即使各地的政治模式差異極大，但在過去七十年都有卓越的成就。若非內地在50-70年代不斷的政治鬥爭和各種嚴重傷害人民的政治運動，浪費了大量人才、資源，內地何致於80年代之後，撥亂反正，實施開放改革政策後才有好的發展？我們如果相信民主自由是上帝賦予人類的權利和價值，就要承擔責任，付上代價，更需學習尊重異見人士，努力去爭取，因為民主不是當權者所賜予的。我們若不去培育民主自由的價值觀和思考實踐的途徑，民主自由如何會來到？希伯來書十一章十一節說：「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我們因為信，所以有盼望，有把握；不是只看見眼前表面的現象，就不相信上帝已給予人類民主和自由的權利和責任，我們必須努力學習和實踐，甚至在錯誤中不斷學習，才有盼望。哥林多前書十三章十三節提到「信、望、愛」，有信心就會有盼望，但其中最大的價值和能力是愛。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雖是被人陷害，卻是自己願意被釘上十字架。有人認為他是懦夫，不反抗；但其實耶穌有信心、盼望，並且有愛作為力量；祂相信死亡之後上帝有能力叫祂從死人中復活，勝過罪惡和死亡的權勢；因此，祂不懼怕付出，不懼怕犧牲，不懼怕那些敵擋祂、陷害祂的權勢，以愛與和平為最高的價值去寬恕，以愛的力量去勝過罪惡的權勢。

對於中國民主自由的盼望，很多人認為根本沒有希望；卅一年過去了，情況變得愈來愈差，北京政府不但打壓和平爭取自由民主的人士，近年來亦收窄人民的各種自由，包括言論、思想、信仰及學術等自由，離開民主和自由的目標愈來愈遠，我們應該怎樣面對這種處境？盧牧師表示，因為他呼籲寬恕攔阻民主自由的當權者並以復和的態度去對話，要有智慧和策略去面對那些以暴力傷害爭取民主自由人士的當權者，而非只有對抗；因此有些人叫他做「投降牧師」，甚至將他列在中文的「基督教制裁名單」中第十位，但在呼籲英美政府制裁的英文名單更位列第一；最近在一個Facebook的黃絲名單中，他又排在280多名中第207位（註明排名不分先後）。不少朋友關心他，問他為何被人認為又藍又黃。盧牧師回應：「我便是我，既不怕極黃的說我是藍，亦不怕極藍的說我是黃，我又是藍又是黃，又不是藍又不是黃，說我是綠色也可以；因為我只遵從聖經的立場，而非人定的標準和立場，更不需要取悅任何人，也不介意被人論斷。」今時今日，我們為何要扣那麼多帽子？為甚麼要把異見人士視為敵人？自以為擁有真理？為甚麼要推崇偶像、英雄，或要打擊和自己不同意見的人為敵人？為甚麼怕喝倒采的聲音或是喜歡聽喝采的聲音？我們應小心聆聽上帝的話語和反對者的聲音，努力學習、思考，忍耐，憑着知識、經驗、聖經和良心說話，以行動實踐民主自由的精神，上帝會在你不知不覺的時候工作，我們對上帝在中國實現民主自由充滿盼望。

饒恕得罪了你的人

今天有些人在嘲笑當年六四的學生，這些嘲笑的人不應感到羞恥嗎？當年二十歲左右的學生，承擔了整個中國民主發展的重擔，這些胡亂批評的人當時在哪裏？學生有的是愛國愛民的赤子之心，他們當然是天真，不看重自身利益，未被利益所污染；他們根本不應該背負這個歷史的重擔，但是他們當年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其他的旁觀者有資格取笑他們嗎？學生領袖柴玲後來成為了基督徒，多年前公開表示自己已饒恕六四的劊子手；當時她被其他民運分子批評得很厲害，有些人認為那些劊子手尚未認錯，為何要寬恕他們？作為基督徒，我們要知道這是世俗人的看法，卻不是聖經中的價值觀；不要忘記耶穌被釘在十字架的時候，第一句話便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知道。」（路廿三：34）我們清楚認識，認罪悔改是罪人的責任，但這並不是聖經中論及寬恕的條件；夫妻間如此，朋友間也應如此，對那些以你為仇敵的人也如是；得罪、傷害了你的人，雖然他未曾認錯，但你不要自義，在求主饒恕自己的時候，要饒恕他，這就是主禱文中耶穌教導我們的禱告，只有這樣你才可以放下重擔而得平安，才可以為聖經中所強調的復和關係建立基礎。認罪的責任仍在犯罪的人身上，但不是我們饒恕人的條件。盼望我們這一代，尤其是六四發生當年還未成年、現在已是四十多歲的一群，能有承擔，願意花時間仔細閱讀聖經，認清我們的對手，不但是中共，更是中國四千多年的文化；認識中國的歷史、大地河山，並且愛中國的人民。應當知道我們的盼望是一個當走的路還遠的盼望，決心以忍耐負重的態度，以信心、盼望和愛的力量，邁向中國未來的民主和自由的國度。

祈禱作結

盧牧師最後邀請會眾一起同心禱告：「天父我感謝祢，因為今晚我們能在這裏共聚一堂，亦有些弟兄姊妹透過網絡平台一同參與，我們知道這一切都是恩典，不是理所當然的。我們思考中國未來的出路時，知道沒有一個簡單明確的藍圖可以跟着走，因為這個世界有很多不同的掌權者，有很多既得利益者，都在抵抗公義和真正的愛，壓制很多無力脆弱的人對民主自由的呼喊。但是我們感恩，在歷史中，仍然有不少人願意參與實踐民主自由的盼望，燈火雖然微弱，但我們仍然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因為這些不是出於自己，而是因為聖經的承諾，祢的應許，我們相信祢必一步一步引領。在人類的歷史中，有很多經歷讓我們相信，民主自由的權利和責任、精神、質素和價值是祢在聖經的啓示中所賦予的，也是人之所以為人的特質中最重要；我們要以甚麼方式、制度、過程在中國和香港去實踐，懇求祢繼續帶領，並賜我們智慧；求祢叫我們不要自以為義，不要彼此打壓，不要攻擊異見人士，而是能夠接納不同意見的人，彼此尊重，成為建立中國民主自由的同行者，讓我們同心協力承擔中國民族在歷史上的責任。求祢感動我們眾弟兄姊妹，去認識和經驗我們的信仰，明白我們的創造主在不同的民族奔向民主自由的道路上有不同的帶領。讓我們負起我們自己作為中國人、香港人的責任；為上帝的國降臨，為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願意獻上自己，靠主成就。奉主耶穌基督聖名而求，阿們。」

【本文由社關小組組員周冠宗弟兄按盧龍光牧師的分享錄音摘錄，經盧牧師審閱及增補，特此致謝。】